



2006年末,路桥新闻信息中心重组,面向台州招记者。我在一位老师的推荐下,赶赴路桥参加考试。那是我第一次来路桥,坐的是大巴车。当车即将驶入路桥时,猛然间抬头看到一块招牌,上书“十里长街”四个大字。这就是我与十里长街的初次交会,发生在不经意的瞬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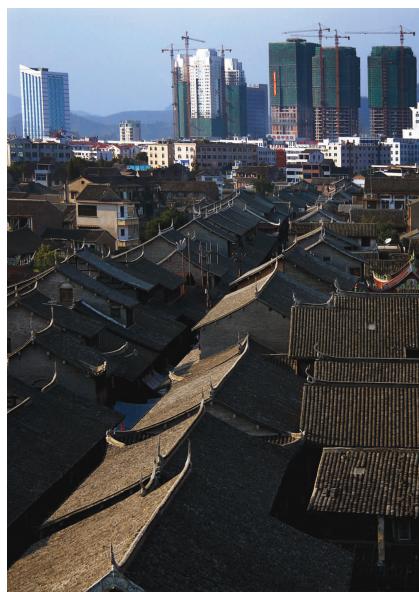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就是进入路桥新闻信息中心,成为一名记者。我第一次单独做的稿子是采访路桥的掏粪工,我至今记得那个稿子发了一版有余,题目叫《最后的三个半掏粪工》,而采访地点多数是在老街。因为老街的很多住户用的是马桶,凌晨时住户将马桶放在自家门口,我跟在掏粪工后,看他们将一个个马桶处理干净。深夜的老街几乎不见人影,但我记得那份安逸静谧,记得忽然窜出来又倏忽消失的野猫,记得南官河水流动时发出的细微声响。

从此,十里长街成为我消解孤寂的地方。初到路桥的我,当时身旁无亲人好友相伴。

2007年的时候,我们报社的周刊新推出一个栏目,是老街故事。我不是路桥人,但我自告奋勇地向当时的编辑余倩请愿,在他的帮助下,采访了不少的老街人,写了不少的老街事。应该说,该书就是从2007年开始积累素材的。

2010年4月中旬,我接到了写老街一书的任务。当时我们单位的总编伍文杰(我们单位绝大多数人都叫他“伍老师”)陪我去区委宣传部部长应再泉处商讨写书事宜。在整个商讨过程中,我很犹豫,因为不是路桥人的缘故,害怕写不出真实的老街。又很期盼,觉得内心一直在翻腾,那些有关老街不得不说的话。回来的路上,伍老师兴奋地跟我说,题目我帮你想了,就叫《一边,街一边》。听到这6个字的时候,我的内心获得了安然,好像知道自己将会停靠在什么地方。

接下来就是收集素材。在我几乎无从下手的时候,我看到了曾来过路桥的一位作家留下的一句话:老街,让人产生爱情的悬想。豁然开



朗,我曾无数次走在老街里,看着近处的老街与远处的新城对视着,相对无言。我一直想知道,倘若老街和新城都能开口说话,它们将会说什么?或许会包括爱情这个部分吧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于我而言,几乎相当于一场战争。采访,收集素材,走老街,找老街住户说话,通宵写稿,一再颠覆原先的叙述,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……在这个过程中,我必须感谢那些给予我帮助的人,也非常感谢那些觉得我无法完成此书的人,还得感谢领导们对我的信任,他们从不催促我,给我足够的信任和发挥空间。

10月初,书毕,打电话给伍老师,把稿子给他看。在十一国庆期间,他就在家里加

班进行书稿的编辑工作。他还打印出多份书稿,小范围里给他的朋友看。当各方反馈回来的信息是“不错”时,我在家里安心睡了整整三天。

醒来后,我向伍老师请示,请他批准我的同事刘一均和我一起去拍老街照片。此后,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,我们频率极高地走在老街里。深夜十二点,凌晨五点,白天时,下雨时……我们拍下了不同时间不同情景下的老街,但我知道,这只能反映出极小部分的老街瞬间,离全部还存有无法测量的距离。

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说。当完成书稿工作时,我依然困惑着,这份困惑来自于无法深入老街的核心。而在最后一次拍摄老街照片时,是在午后的一点,我疲惫地走在老街里。走在我前面的是一对母子,我听见那个模样的七八岁的小孩问他妈妈:十里,有多长。就是这句话,竟让我湿了眼眶。我终于明白,十里只是老街的空间距离,它还有一个千年的时间距离,但其实它还有无数个没有说法的距离。当时我对一旁的刘一均说:十里到底有多长,我们用一生能不能参透十里老街的前世今生。我心里有答案:不能。顿时醒悟过来:只要在老街里静静地走上一段,足矣。

这就是我和路桥十里长街的故事,这就是我和这本书的故事。原来不打算写这所谓的后记,因为我想对老街说的话,全部都已呈现在书稿里。但我知道,在一段时间后,我和老街还会有新的故事产生。老街仍在续写命运,而我还要赶赴下一场与老街的约会。

在写这篇后记的今夜,路桥下雨了。记得提笔写老街的那夜,路桥也下着雨。那时,我在心里默默地感谢着老街:因为你的存在,我竟有那么多美丽心情想和他人分享。今时的我在心里默默感谢无数人:那些愿意和我对话的老街热心住户,那些为我收集整理素材提供帮助的人,那些带我穿梭在老街巷子里寻找采访对象的人……一言以蔽之,感谢某某和某某。并感谢即将翻阅此书的人,或许,你与老街也有一场属于今生的约定。

水一边 街一边

□庄向娟



## 一路风景一路情

□禾 兮



从拉萨到林芝,走的是川藏公路,需要足足8个小时的路程,途中要翻过海拔5020米的米拉山。

当天6点30分左右上车,大家还是与往常一样把大包小包往车前头的平台上堆放。一向温和的司机普布连忙上前阻止,语气略带着些许焦急:“不行,不行,都拿回去。这一路上牛羊很多,都要急刹的。”

不管信还是不信,大家悻悻地安排好行李后,车子绕着山脚开始慢慢地驶离了拉萨市区,巍峨的布达拉宫就在车窗的左侧,渐行渐远。这时,天蒙蒙亮,路上鲜有车辆,更没有行人。

一旦驶离市区,便是牧场,成片开阔的草原映入眼帘,零星的牛羊低着头啃草。这儿的牧场都用木条围起来,大概1.5米的高度,开一扇小门供牲畜、牧民进出。其实每户人家的牧场具体有多大面积,或许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吧,只能从木条或横或竖的围栏方式才能区分这是你家的,这是我家的。

导游说,这儿还算是离拉萨较近的地方,牧场面积还是有限的,要是到了山区,那就是“心有多大,牧场就有多大”。

也确实,当火车临近那曲时,一栋白色为主体的房子,周围必定有一块种着油菜花的菜园,菜园面积要比房子面积大一倍,还有一块牛羊圈,面积又要比菜园更大些,而房子周边的绿草地就是没有边际的牧场。



去西藏,一惧高原反映,二惧长途跋涉。然而,在西藏,要问最美的风景在哪里?我会回答:在路上。

尼洋河两边长长的峡谷,险峻得让人敬畏,沧桑得让人崇拜。车子越往前开,绿色就越多,高大、繁密的树木开始占据了整个山岭,就意味着我们越临近有着“小江南”之称的林芝。如果说林芝地区是一个盛装的柔美女人的话,那拉萨这些藏北地区就是十足的阳刚男子汉。

一路上,戈壁、草原、雪山;蓝天、白云、牛羊。有如画如梦如幻的雪域高原,震撼着人们的心灵。

阿妈拉说牛羊满山坡,那是因为“普萨”保佑的。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,美丽河水泛清波,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,留下那段动人的歌。哦……嘛呢嘛呢叭咪吽……”不仅日喀则有这般的美丽,相信,西藏的所有都是这般动人。

处处风景,处处风情。川藏公路是限速公路,每到一个站点,司机便要到岗亭处签字,登记出发时间,告之到达下一个岗亭所需的时间。如果提早到达,那对不起,只能罚款。在一处限速警示牌上,放着一辆严重变形的轿车,以事实告诉所有来往车辆,珍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。所以有经验的司机通常都知道把握好时速。

在我看来,路上的风景比景点的更美,更真实,更原生态,更具代表性,奔腾的河流,雨后的彩虹,积雪的山顶,高高堆放在

院墙上的柴火,家家户户窗台上盛开的鲜花,院墙角的国旗,房顶烟窗上冒出的袅袅炊烟,在路边散步悠闲得“听不见”喇叭声的藏香猪,不顾来车就横穿公路的牛羊,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孩童……他们,亦或是它们,都是原汁原味的藏家风情,总能打动我们的眼眸。

嘟——”普布一脚刹车,一声长鸣,车辆在两头耗牛跟前停了下来,大伙由于惯性向前倾了倾身子。耗牛慢慢地抬起头,看了看眼前的庞然大物,继续抬腿往前走,缓缓地爬上小坡。

从林芝回拉萨,那晚已是10点多,离拉萨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。漆黑的道上,车灯十分微弱,偶尔才能遇到来车。远远地见前方有车打着双跳灯停在路旁边,见有车辆到来,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人挥动着双手,示意我们停车。原来,这同样是辆旅游巴士,车辆遇到故障在半路抛锚,同车的女人和小孩已经被前一辆路过的车子带走,留下5个人还在等候救援。普布在征得我们同意后打开车门,把这些人安排在后座。

奇怪的是,其中一人上车后大声地讲话,中文夹杂着英语,前言不搭后语的。后来,待把他们带回到拉萨后,普布才告诉大家,在这高海拔的地区,车辆在晚上遭抛锚是最糟糕的事,夜晚气温低,很容易冻着,并伴有高原反应,这个胡言乱语的人估计就是高原反应。所以过往司机,遇到此类情况时,能帮一把的都会搭把手。

